

两汉文学史 参考資料

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选注

高等教育出版社

819
1104

两汉文学史参考資料

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选注

高等教育出版社

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

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选注

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北京宣武门内大街26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出字第054号)

上海洪兴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统一书号 10010·26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0 1/16 插页 4
字数 69,000 印数 1—7,000 (精装本)定价(2) 2.80
1959年10月第1版 1959年10月上海第1次印刷
(共印7,500册)

前 言

“先秦文學史參考資料”和“兩漢文學史參考資料”是北京大學中文系中國文學史教研室爲配合本系所開的中國文學史（先秦兩漢部分）而編選的。第一本包括古代神話、卜辭、金文、尚書、詩經、左傳、國語、國策、論語、墨子、莊子、孟子、荀子、韓非子、楚辭等類，第二本包括兩漢辭賦、史記、漢書、兩漢樂府及五、七言詩等類。爲了使讀者多接觸原著，所選各類作品的篇目較課堂上實際講授的數量爲多。由於這些作品時代較古，語言較艱深，除卜辭、金文外，每篇都附有比較詳細的註釋。各類作品之末更附錄一部分與研究作品有關的原始材料，作爲讀者進一步研究先秦兩漢文學的參考。

這兩本資料是由任課教師游國恩同志編選的，由閻簡弼同志擔任其中尚書、詩經、左傳、國策、楚辭、兩漢樂府及五、七言詩等類中一部分作品的註釋初稿，由梁啓雄同志擔任其中論語、墨子、莊子、孟子、荀子、韓非子、史記、漢書等類中一部分作品的註釋初稿，至上述諸類的另一部分和古代神話、國語、兩漢辭賦等類的全部註釋，以及全部定稿工作，則由吳同寶同志擔任。其中部分定稿，曾由游國恩同志審閱。

限於時間和人力，無論在註釋和標點方面都不免會有錯誤，敬希讀者不吝指教。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中國文學史教研室

一九五九年四月

统一书号 10010·28

定价 ¥2.30

目 錄

一、兩漢辭賦 1—87

(一)賈誼: 鵩鳥賦 (二)枚乘: 七發 (三)司馬相如: 子虛賦 (四)司馬相如: 上林賦 (五)揚雄: 解嘲 (六)張衡: 歸田賦 (七)王粲: 登樓賦

兩漢辭賦附錄 87—92

(一)關於賦的名稱、體制及源流演變 (二)關於賦的評論

二、史記 92—396

(一)項羽本紀 (二)留侯世家 (三)平原君虞卿列傳——節錄 (四)魏公子列傳 (五)廉頗藺相如列傳 (六)屈原賈生列傳——節錄 (七)刺客列傳——節錄 (八)李斯列傳——節錄 (九)淮陰侯列傳 (十)萬石張敖列傳——節錄 (十一)魏其武安侯列傳 (十二)李將軍列傳 (十三)游俠列傳

史記附錄 397—434

(一)關於司馬遷的事蹟 (二)關於史記的名稱和其他問題 (三)關於史記其他作品的節錄 (四)關於史記在文學方面的評價

三、漢書 434—501

(一)蘇武傳 (二)霍光傳

漢書附錄 501—504

(一)後漢書班固傳——節錄

四、兩漢樂府詩 504—561

(一)戰城南 (二)有所思 (三)上邪 (四)江南 (五)雞鳴 (六)相逢行 (七)平陵東 (八)陌上桑 (九)長歌行 (十)東門行 (十一)婦病行 (十二)孤兒行 (十三)飲馬長城窟行 (十四)豔歌何嘗行 (十五)白頭吟 (十六)怨歌行 (十七)梁甫吟 (十八)悲歌 (十九)羽林郎 (二十)董嬌娘 (二十一)焦仲卿妻

兩漢樂府詩附錄 561—571

(一)關於樂府的沿革 (二)關於樂府的分類 (三)關於焦仲卿妻的參考材料

五、漢代五七言詩.....571—598

(一)上山采蘼蕪 (二)十五從軍征 (三)古詩十九首 (四)張衡：四愁詩

漢代五七言詩附錄.....598—636

(一)關於五七言詩的起源 (二)關於李陵、蘇武詩 (三)關於古詩十九首

的作者時代及評價 (四)關於古詩明月皎夜光中“玉衡指孟冬”句的討論

一 兩漢辭賦

(一) 賈誼：鵬鳥賦①

單閼之歲②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斜兮③，鵬集予舍，止于坐隅兮④，貌甚閒暇。異物來萃兮⑤，私怪其故；發書占之兮⑥，讖言其度，曰：“野鳥入室兮，主人將去。”請問于鵬兮：“予去何之？吉乎告我⑦，凶言其災。淹速之度兮⑧，語予其期。”鵬乃歎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臆⑨，曰：“萬物變化兮，固無休息。幹流而遷兮⑩，或推而還；形氣轉續兮⑪，變化而遷。沕穆無窮兮⑫，胡可勝言！禍兮福所倚⑬，福兮禍所伏；憂喜聚門兮⑭，吉凶同城。彼吳疆大兮，夫差以敗⑮；越棲會稽兮，句踐霸世。斯遊遂成兮⑯，卒被五刑；傳說胥靡兮⑰，乃相武丁。夫禍之與福兮，何異糾纏⑱；命不可說兮⑲，孰知其極！水激則旱兮⑳，矢激則遠；萬物迴薄兮㉑，振盪相轉。雲蒸雨降兮㉒，糾錯相紛；大鈞播物兮㉓，塊垺無垠。天不可預慮兮㉔，道不可預謀；遲速有命兮，焉識其時！

“且夫天地爲鑪兮㉕，造化爲工；陰陽爲炭兮，萬物爲銅。合散消息兮㉖，安有常則？千變萬化兮，未始有極㉗！忽然爲人兮㉘，何足控搏；化爲異物兮㉙，又何足患！小智自私兮㉚，賤彼貴我；達人觀兮㉛，物無不可。貪夫徇財兮㉜，烈士徇名。夸者死權兮㉝，品庶每生。怵迫之徒兮㉞，或趨西東；大人不曲兮㉟，意變齊同。愚士繫俗兮㊱，窘若囚拘；至人遺物兮㊲，獨與道俱。衆人惑惑兮㊳，好惡積愆；真人恬漠兮㊴，獨與道息。釋智遺形兮㊵，超然自喪；寥廓忽荒兮㊶，與道翱翔。乘流則逝兮㊷，得坻則止；縱軀委命兮㊸，不私與己。其生兮若浮㊹，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深淵之靜㊺，泛乎若不繫之舟。不以生故自寶兮㊻，養空而浮；德人無量兮㊼，

知命不憂。細故蕓芥兮^④，何足以疑！”

①鵩鳥賦：按，此賦見於史記、漢書和昭明文選，三本文字略有出入；文選本最通行。今正文據文選本，而錄史、漢異文之較重要者於註文內，以備參考。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賈生爲長沙王太傅，三年，有鵩飛入賈生舍，止於坐隅。楚人命鵩曰服。賈生既已適（謫）居長沙，長沙卑溼，自以爲壽不得長，傷悼之，乃爲賦以自廣。”據司馬貞史記索隱引荊州記云：“巫縣有鳥如雄雞，其雄爲鵩，楚人謂之服。”“服”同“鵩”，即今所謂貓頭鷹，古人認爲它是不祥的鳥。西京雜記：“賈誼在長沙，鵩鳥集其承塵。長沙俗以鵩鳥至人家，主人死。誼作鵩鳥賦，齊生死，等榮辱，以遺憂累焉。”清何焯也說：“此賦皆原本道家之言，多用老、莊緒論。”

（見其所評文選及所著義門讀書記）是即誼作賦之旨。②單閼之歲：爾雅釋天：“太歲在卯曰單閼（音蟬遏）。”裴駟史記集解引徐廣說：“文帝六年，歲在丁卯。”據清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及廿二史考異，則定丁卯爲文帝七年，他說：“徐氏不知古有超辰之法，故云六年也。”按，錢說是。

因此可見賈誼初出爲長沙王太傅時，當是文帝五年；及文帝七年，乃作鵩鳥賦，正合爲太傅三年之數（參閱清朱珔文選集釋）。③“庚子”二句：

上句，“庚子”，是四月裏的一天；“斜”，史記作“施”，“施”與“斜”同義；“日斜”即落日西斜之時。下句，“集”，止。“予舍”，我的屋子；指賈誼的居室。④“止于”二句：“坐隅”，座位的旁邊；“閒暇”，指鵩鳥從容不迫、毫不驚恐。按，此賦自開篇至“胡可勝言”句，都是三韻相叶。

“暇”與上文的“夏”、“舍”（讀爲沙去聲）二字叶韻。⑤“異物”二句：“異物”，猶言“怪物”，指鵩鳥；“萃”，字應作“崒”，作“止”解（王念孫說，見讀書雜誌）；“私”，暗自。此言“鵩鳥止於已室，自己心裏暗暗疑怪，怕有什麼緣故”。⑥“發書”二句：“發”，猶言“打開”；“書”，指占卜所用的策數之書；“讖”，讀如襯，預斷吉凶的話；“度”，即“數”（王先謙說，見王先謙漢書補注引）。此言“打開了策數之書占卜一下，書上的讖語就把吉凶的定數指示出來了”。⑦“吉乎”二句：大意是：“如果有吉事，你就告訴我；即使有凶事，你也要把災咎對我說明。”“災”古讀爲茲，與上文的“之”字和下文的“期”字叶韻。⑧“淹速”二句：“淹速”，李善文選注：“‘淹’，遲也；‘速’，疾也；謂死生之遲疾也。”“度”，數。

“語”讀去聲，猶今言“告訴”。此言“自己的年壽究竟是長是短，希望鵩鳥把期限指示出來”。⑨請對以臆：李善注：“請以臆中之事對也。”“臆”猶“胸”。又，“臆”，漢書作“意”，此言“鵩鳥因口不能言，只好示意以作答”。亦通。⑩“斡流”二句：“斡”音沃（古音管），作“轉”解；“斡流”猶言“運轉”；“遷”、“推”，皆指推移變化；“還”，作“回”解，指循環反

覆。此連上文大意是：“萬物之運轉推移，循環反覆，永遠在變化發展之中而無所休息。”何焯說：“此下乃暢論吉凶倚伏之理。看他……只爲‘吉’、‘凶’、‘死’、‘生’字不能灑脫，故以釋之；所云‘爲賦以自廣’也。”

⑪“形氣”二句：上句，“形”，指天地間有形體之物；“氣”，指天地間無形體之物；“轉”，互相轉化；“續”，賡續不斷。下句，“而”，與“如”通；“蟬”，與“蟬”通，史記索隱引韋昭說：“而，如也，如蟬之蛻化也。”此言“形和氣互相轉化連續，其變化有如蟬之蛻化”。

⑫“沕穆”二句：“沕”音勿，“沕穆”，精微深遠貌。此言“自然之理深微無窮，非言語所能盡”。

⑬“禍兮”二句：此二句見老子道德經。“倚”，因；“伏”，藏。言禍福彼此相因，其來無定，往往禍因禍生，而禍藏於福。

⑭“憂喜”二句：“聚門”，聚集在一家之門；“域”，處所；“同域”，同在一處。文選五臣注呂延濟說：“憂喜吉凶，如身影之相隨，故云‘聚門’、‘同域’。”

⑮“夫差以敗”吳王夫差爲越所敗，事見前國語越語正文。“敗”讀爲蔽，與下文“世”（讀爲戲）字叶韻。

⑯“斯遊”二句：上句，“斯”，李斯；“遊”，指遊於秦；“遂成”，猶言“達到成功”，指身居相位。下句，言李斯在秦二世時被趙高所讒，終於身受五刑而死。事見史記李斯列傳。“五刑”，詳後李斯列傳註釋。

⑰“傳說”二句：“傳說”見前離騷註釋；“胥靡”，漢書顏師古注：“相隨之刑也。”又：“‘胥靡’，相繫而作役。”荀子楊倞注：“‘胥靡’，刑徒人也。”

‘胥’，相；‘靡’，繫也。”按，“胥靡”是古代處分犯輕罪者的刑罰。其法蓋用繩索把罪人繫在一起，相隨而行，以服勞役。

“武丁”，即殷高宗。此言傳說雖身爲刑徒，但終於作了武丁的相。按，自“彼吳彊大”句至此句，引古人爲例，申言禍福無常，相因相伏。

⑱“糾纏”二句：“糾”，兩股線捻成的繩子；“纏”音墨，三股線捻成的繩子。李善注引應劭說：“禍福相與爲表裏，如繩索相附會（‘會’作‘合’解）。”

⑲“命不可說”二句：“說”，解說；“極”，終極，止境。此言“天命是不能用言語解說的，誰能預知它的終極呢？”

⑳“水激”二句：“旱”與“悍”通，作“猛疾”解；言水受激則流速，箭受激則行遠。按，此指事物在宇宙間運行，各有常度，一遇外力即起意外變化，是下面“萬物迴薄”二句的比喻。

㉑“萬物”二句：“迴”，反；“薄”，逼迫；“迴薄”猶言“往返不停地激盪”；“振”同“震”，“震盪”猶言“動盪摩切”；“轉”，轉化。此二句大意是：“萬物彼此激盪而互爲影響，以致引起了種種變化。”

文選五臣注李周翰說：“言人因禍之激而至於福，因福之激而至於禍，回薄振盪，相轉無常。”

㉒“雲蒸”二句：“蒸”，因熱而上升；“降”，因冷而下降。“糾錯”，糾纏錯雜；“紛”，紛亂。此以雲雨之自然現象說明事物變化和因果關係的錯綜複雜。按，以上六句申言“命不可說”之理。

㉓“大鈞”二句：“大鈞”，即造化；“播”，作“運

轉”、“推動”解。“坎”音昂上聲，或音央；“圯”音機，或音軌；“坎圯”，無邊際貌；“垠”音銀，邊際，界限。此言自然之造化推動萬物，使之運行發展，其範圍是廣闊無邊的。④“天不可”二句：“預”，干預。又，史記、漢書“預”皆作“與”，則作“參與”解。此二句大意是：“天和道皆高深莫測，只靠人類的思慮謀畫是不能對天和道有所理解的。”“謀”古音迷，與下文“時”字叶韻。⑤“且夫天地”四句：前二句，“鑪”，鑄煉金屬的火鑪；“工”，冶匠。後二句，清顧施禎說：“陰陽所以成物，故曰‘爲炭’；物由陰陽而成，故曰‘爲銅’。”（見其所著文選六臣彙註疏解）按，此四句以冶鑄爲喻，以申明下文合散變化之理。何焯說：“‘且夫’以下，推而言之，以自廣也。”⑥“合散”二句：“合”，聚；“消”，滅；“息”，生；“常則”，一定的規律。此言萬物或聚或散，或生或滅，本無一定的規律。⑦“未始”句：“未始”，猶言“未嘗”；“極”，終極。⑧“忽然”二句：上句，“忽然”，猶言“偶然”；言生而爲人，不過是偶然意外之事。下句，“控”，引持；“搏”音團，撫弄；“控搏”，引申有“愛惜貴重”之意。此言生命本無足貴，何必愛惜珍重。⑨“化爲”二句：“異物”，指人死之後身體變質，成爲另一種東西；“患”（讀平聲，與上文“搏”字叶韻），憂慮。此言人死則化爲異物，正是自然之理，不足爲慮。⑩“小智”二句：顧施禎說：“以下二十句（自“小智”句至“獨與道息”句），分言人之情識不同也。”此言“小智之人眼光短淺，只顧自身利害，以外物爲賤，以己爲貴”。⑪“達人”二句：“達人”，史記作“通人”，指通達知命之人；“大觀”，指所見遠大；“可”，適宜。此二句大意是：“通達之人深知死生禍福之理，對萬物一視同仁，故無所不宜。”⑫“貪夫”二句：“徇”一作“殉”，今通作“殉”；漢書顏注引臣瓚說：“以身從物曰徇。”“烈士”，重義輕生之士。此言貪財之人以身殉財，重義輕生之士以身殉名。⑬“夸者”二句：“夸者”，指好虛名、喜權勢的人；“權”，權勢。“品庶”，即衆庶（用王先謙說，見漢書補注）；“每”，史記作“殲”，食。此言夸者爲追求權勢而犧牲性命，一般人民則貪生而惡死。⑭“怵迫”二句：“怵”同“誑”，音戊，作“誘”解。史記集解引孟康說：“‘怵’，爲利所誘誑也；‘迫’，迫貧賤，‘西東’，趨利也。”王念孫說：“孟說是也。管子心術篇：‘人之可殺，以其惡死也；其可不利，以其好利也。是以君子不怵乎好，不迫乎惡。’然則‘怵迫’者，怵乎利，迫乎害也。‘趨西東’者，趨利避害也。”此言“爲利所誘、爲貧所逼的人們，總不免東奔西跑，趨利避害”。⑮“大人”二句：此與上二句爲對文。“大人”，指道德修養極高深之人。李善注：“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曲”，屈，指爲物欲所屈。“意”，史記作“億”。王念孫說：“‘意’讀爲億萬年之‘億’，史記正作‘億’。‘億變’，猶上文言‘千變萬化’也。‘億變齊同’，即莊子齊物之旨。‘齊同’，猶言‘等

量齊觀”。此二句大意是：“大人不爲外在的物欲所屈，故萬物變化雖多，而在大人看來，卻是等同齊一，並無二致。”③“愚士”二句：“繫”，牽繫，羈絆；“俗”，指俗累；“窘”，漢書作“僇”，困迫；“囚拘”，猶“拘囚”。此言一般愚士爲俗累所牽絆，一舉一動，都拘束得像個被囚禁的犯人一樣。

④“至人”二句：此與上二句爲對文。“至人”，已見前莊子註釋；“遺”，忘，棄；“物”，外界的事物；“道”，指老、莊一派理想中的大道。此二句大意是：“至人能遺世棄俗而不爲物累，所以獨能與大道同在。”⑤“衆人”二句：“惑惑”，王先謙說：“說文：‘惑，亂也。’‘惑惑’，謂惑之甚。”“好”、“惡”皆讀去聲。“億”同“臆”，作“滿”解，“積臆”，猶言“積滿於胸中”（用錢大昕、王念孫說）。此言“衆人惑於世俗之利害，愛憎的情感積滿於胸中”。

⑥“真人”二句：此與上二句爲對文。李善注引文子：“得天地之道，故謂之真人。”“恬”，安；“漠”，靜；“恬漠”，言淡泊無慾，虛靜不擾；“息”，生，猶言“存在”。此言“真人順乎自然之理而恬淡無爲，所以獨能與大道並存”。⑦“釋智”二句：按，以下十六句寫作者理想中作人處世的態度，其實質即道家順天委運的思想。上句，“釋”、“遺”都作“棄”解；“釋智”，即道家所謂的“絕聖棄智”；“遺形”，謂忘形。下句，“超然”，指超脫於萬物之外；“喪”讀去聲，亡，失。此二句即道家所謂“心如死灰，形如槁木”的情況，老、莊一派認爲這是修養最高的境界。⑧“寥廓”二句：“寥”，深遠；“廓”，空闊；“忽荒”，同“恍惚”。李善注：“寥廓忽荒，元氣未分之貌。”“與道翱翔”，指人與道合而爲一。此言“人如修養到了極高深的境界，則精神和宇宙可以渾然爲一，無所分別”。

⑨“乘流”二句：此以木浮於水喻人生，亦道家順天委運之意。“乘”，隨着；“逝”，往，喻人生向前行進；“堪”，見前詩經蒹葭註釋；“止”，停止。意謂人生如木浮於水，隨流則行，遇抵則止，無論行止，完全由自然命運來決定。

⑩“縱軀”二句：把軀體完全交託給自然命運，不把它看成自己私有的東西而對它有所執著。⑪“其生”二句：“浮”，作“寄”解。此言活着就好比把自己寄託在世上，死去就好比自己長遠地休息。⑫“澹乎”二句：上句，“澹”，作“安定”解。言人之心情平定，應如無波的深淵那樣寧靜沉寂；意指內心修養應寧謐安定，不怕外在事物的干擾。下句，“泛”，作“動”解，言人在生活中應當如一隻不繫之舟，無論怎樣漂浮不定，也應任其自然而不宜有所沾滯。

⑬“不以生故”二句：“自寶”，猶言“自貴”；“浮”，史記作“游”。漢書注引服虔說：“道家養空虛若浮舟也。”意謂人不必因爲活在世上的緣故就過於看重自己的生命，最好還是養其空虛之性，以浮游於人世。⑭“德人”二句：“德人”，有修養的人；“累”，憂，猶言“顧慮”。此言“有修養的人是不會多所顧慮的；因爲他能知天命，所以就沒有任何憂愁”。⑮“細故”

二句：“細故”，猶言“瑣碎的事故”；“帶芥”，即“芥蒂”；“疑”讀爲牛，與上文的“憂”字叶韻。明閔齊華《文選滄註》：“細故帶芥，即死生事；因鸛鳥來舍，而帶芥于胸中也。”此言“禍福死生，實在是小事，故不足以疑惑憂慮”。顧施禎說：“此二句，作賦之本旨。”

(二) 枚乘：七發^①

楚太子有疾，而吳客往問之，曰：“伏聞太子玉體不安，亦少聞^②乎？”太子曰：“憊，謹謝客。”

客因稱曰：“今時天下安寧，四宇和平；太子方富於年^③。意者：久耽安樂，日夜無極；邪氣襲逆^④，中若結轡^⑤。紛屯澹淡^⑥，嘯唏煩醒^⑦；惕惕怵怵^⑧，臥不得瞑。虛中重聽^⑨，惡聞人聲；精神越滯^⑩，百病咸生。聰明眩曜^⑪，悅怒不平^⑫；久執不廢^⑬，大命乃傾。太子豈有是乎？”

太子曰：“謹謝客。賴君之力^⑭，時時有之，然未至於是也。”

客曰：“今夫貴人之子，必宮居而閨處^⑮。內有保母^⑯，外有傅父，欲交無所。飲食則溫淳甘醴^⑰，脰醢肥厚^⑱；衣裳則雜遝曼煖^⑲，燁燁熱暑^⑳。雖有金石之堅^㉑，猶將銷鑠而挺解也，況其在筋骨之間乎哉！故曰：縱耳目之慾^㉒，恣支體之安者，傷血脈之和。且夫出與入輦^㉓，命曰壓痿之機；洞房清宮^㉔，命曰寒熱之媒；皓齒蛾眉^㉕，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膿^㉖，命曰腐腸之藥。今太子膚色靡曼^㉗，四支委隨^㉘，筋骨挺解，血脈淫濯^㉙，手足惰窳^㉚；越女侍前^㉛，齊姬奉後；往來遊讌，縱恣乎曲房隱閒之中^㉜，此甘餐毒藥，戲猛獸之爪牙^㉝也。所從來者至深遠^㉞，淹滯永久而不廢^㉟，雖令扁鵲治內^㊱，巫咸治外^㊲，尙何及哉！今如太子之病者，獨宜世之君子，博見強識^㊳，承閒語事^㊴，變度易意^㊵，常無離側，以爲羽翼^㊶。淹沈之樂^㊷，浩唐之心^㊸，遁佚之志^㊹，其奚由至哉！”

太子曰：“諾。病已^㊺，請事此言。”

客曰：“今太子之病，可無藥石針刺灸療而已，可以要言妙道說而去也^㊻。不欲聞之乎？”

太子曰：“僕^④願聞之。”

①七發：“七發”之義有二解：一、劉勰說：“……枚乘摘豔，首製七發，腴辭雲構，夸麗風駭。蓋七竅所發，發乎嗜欲，始邪末正，所以戒膏粱之子也。”（文心雕龍雜文篇）二、文選注：“七發者，說七事以起發太子也。”據文選六臣注李善說：“乘事梁孝王，恐孝王反，故作七發以諫之。”此說前人多疑其非是。北宋以來，多數學者以為此篇之作，乃諫吳王濞之謀反。清梁章鉅文選旁證引朱綬說：“七發之作，疑在吳王濞時。揚州本楚境，故曰楚太子也。若梁孝王，豈能觀濞曲江哉！”今按：作七發以諫吳王濞謀反，於史事無徵，姑備一說而已；至於此篇之主旨，以文義考之，疑劉勰之言近是。又，此篇舊題“八首”，實為一篇。文選六臣注李善說：“八首者，第一首是序。中六是所諫，不欲犯其顏；末一首始陳正道以干之。假立楚太子及吳客，以為語端。”②少閒：疾病稍見痊愈。“閒”讀去聲。③方富於年：李善注：“凡人之幼者，將來之歲尚多，故曰‘富’也。”意指太子正值盛年。④襲逆：猶言“侵犯”。⑤中若結轡：“中”，指胸腔內部；“轡”音色，本指車箱間橫木交錯之處，此處則為“塞”之假借字。“結塞”，鬱結堵塞。⑥紛屯澹淡：李善注：“憤鬱煩悶之貌。”按，“憤鬱”猶言“昏憤胡塗”。⑦噓唏煩醒：“噓唏”，同“歔歔”，歎息呻吟之聲；飲酒過多而感不適叫“醒”（音呈），“煩醒”，指內心煩躁，似酒醉未解。⑧惕惕二句：言心神不寧貼，往往驚怖不能入睡。⑨虛中重聽：“虛中”，指五臟衰弱，中氣虛竭；“重聽”，指耳中鳴叫，聽覺很吃力。按，“重聽”的病象即由“虛中”而起。⑩越渫：“越”，散；“渫”音屑，發；“越渫”猶言“渙散”。⑪聰明眩曜：“聰”，指聽覺；“明”，指視覺；“眩曜”，昏昏惑亂貌。⑫悅怒不平：猶言“喜怒失常”。⑬久執二句：上句，“久執”，言久久患病；“廢”，去，止；引申而言，“不廢”即“不愈”之意。下句，“傾”，隕，壞。此言“病勢已深，而長此不愈，則生命將要不保”。⑭賴君之力三句：“君”，指人君。明張鳳翼文選纂注：“言賴我君之力，使我安樂；如客言者，雖時有之，未至此之甚也。”⑮宮居而閨處：“閨”，宮中小門，此處泛指深宮內院。此句猶言“居於宮室，處於深閨”。⑯內有保母三句：“內”，指宮中；“保母”，照管太子生活的婦女；“外”，指朝廷之上；“傳父”，教育太子的師傅。“欲交無所”，言太子想出外交遊而無機會。“所”音敷上聲，與“處”、“母”、“父”等字叶韻。⑰溫淳甘腴：“溫淳”，指味厚的食物；“腴”同“脆”，“甘脆”，指甘芳悅口的食物。⑱腥醢肥厚：此是錯綜句法，猶言“腥肥醢厚”。“腥”音呈，肥肉；“醢”音濃，醇厚濃烈的酒。據清余蕭客文選音義，“厚”讀為五，與上下文“處”、“母”、“父”、“所”、“暑”等字叶韻。⑲衣裳二句：“逌”音路；“雜逌”，衆多貌；“曼”，輕而細。此言衣服穿

得件數很多，而且都是皮毛一類，又輕又煖。②燂燂熱暑：“燂”（音潛）、“燂”都作“熱”解。此言所穿的都是珍貴的皮衣，容易使人躁熱生病。

③“雖有”二句：“銷鑠”，鎔化；“挺”與“解”同義（用王金孫說，見讀書雜誌餘編），“解”即今言“瓦解”、“解體”之“解”，“挺解”即“散弛”之意。此承上文，言生活在這種安逸的環境中，飲食衣服又如此考究，即使身體堅如金石，也會銷鎔瓦解。

④“縱耳目”三句：“恣”，放縱；“支”同“肢”；“血脈”，泛指身體內部的器官；“和”，調和，指機能的正常化。此言耳目四肢過分耽溺於物質的享受，就使得內部器官受到損傷而不調和了。

⑤“且夫出與”二句：按，此用呂氏春秋本生篇“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曰舛蹙之機”語意。上句，言生活過於安逸而缺乏勞動，不論出入，都乘坐車輦，從不步行。下句，“命”，名；“蹙蹙之機”，呂氏春秋重己篇：“多陰則蹙，多陽則痿。”高誘注：“‘蹙’，逆寒疾也。‘痿’，蹙不能行也。”今按，“蹙”同“蹙”，疑即今所謂寒腿；“痿”，即因神經麻痺而癱瘓。“機”，張鳳翼說：“猶弩機，言觸之即發也。”謂肢體不勞動正是使腿脚招致麻痺癱瘓的機會。

⑥“洞房”二句：上句，“洞房”，深邃的房屋；“清宮”，清涼的宮室。下句，“寒熱”，指感寒或受熱；“媒”，媒介。張鳳翼說：“洞房本以自安，而適啓寒熱之患。……‘媒’猶媒妁之媒，言引之即合也。”

⑦“皓齒”二句：上句，指女色。下句，“伐性之斧”，猶言“戕賊生命的利刃”。

⑧“甘脆”二句：“醢”同“醢”，“甘脆”、“肥醢”已見前註；“腐”是動詞，爛。

⑨靡曼：猶言“細弱”。

⑩委隨：猶言“麻木不仁”。“委”讀平聲。

⑪淫濯：李善注：“淫濯，謂過度而且大也。爾雅：‘淫，過也。’又曰：‘濯，大也。’”清胡紹煥文選箋證：“按，‘淫’亦大也。爾雅，‘淫’、‘濯’，並‘大也’。‘淫濯’與上‘挺解’、下‘情窳’，皆二字同義。周頌有‘既’有‘淫威’，傳：‘淫，大也。’亦其證。”按，胡說是。此句指血液循環急促，血管膨脹硬化。

⑫情窳：“窳”音愈，與“惰”同義，此句猶言“手足懶散無力”。

⑬“越女”二句：“越女”、“齊姬”，指越國和齊國的女子，都是泛稱；舊說以為“越女”指西施，非是。“奉”，與“侍”同義。

⑭“縱恣”句：“縱恣”，猶言“放肆”；“聞”讀去聲，胡紹煥說：“聞，隙也，亦隔也。荀子王制篇：‘無幽閒隱僻之國。’‘隱閒’猶‘幽閒’，此謂曲房隱隔之中也。”按，“曲”，深曲；“曲房”，即上文之“洞房”。“隱閒”，猶言“暗室”、“祕室”。

⑮戲猛獸之爪牙：猶言“與猛獸之爪牙為戲”，以喻把自己的生命當兒戲。

⑯“所從來”句：“至”，極；“深遠”，猶“久遠”。此言身體虧耗，由來已極久遠。

⑰“淹滯”句：“淹滯永久”，猶言“長久地就攔下去”；“不廢”，已見前註。

⑱扁鵲治內：“扁鵲”，先秦時名醫。史記扁鵲倉公列傳：“扁鵲者，勃海郡鄭人也（集解引徐廣說：‘鄭當為鄭’。按，‘鄭’即今河北省任丘縣）。姓秦氏，名越人。‘治內’，

指醫治臟腑內的疾病。⑦巫咸治外：“巫咸”，古神巫名。相傳巫咸能禱祝於神而替人祛除疾病。“治外”，指從身體外部藉禱神祛病。⑧博見強識：“識”音義同“志”、“誌”，作“記憶”解。此言見聞廣博而記憶力強。⑨承聞語事：“聞”讀去聲，“承聞”猶言“伺機”；“語”，談論；“事”，指所見所聞之事。⑩變度易意：“度”、“意”，指太子心中的念頭和意志。此言由博見強識的君子用種種道理或事物把太子的心意改變過來。⑪羽翼：猶言“輔佐之人”。⑫淹沈之樂：“淹沈”，猶言“耽溺”。⑬浩唐之心：“唐”，與“蕩”通；“浩蕩”，放肆縱恣貌。⑭遁佚之志：“遁佚”，猶言“怠惰”。⑮“病已”二句：等我病好了，一定照你的話去做。⑯“可以”句：“要言”，中肯的至理名言；“妙道”，妙悟之理；“說”音稅，勸誘，說服；“去”，指除去疾病。⑰僕：自謙之稱。〔以上是第一大段，是全篇的序，以引出下文七事。〕

客曰：“龍門之桐①，高百尺而無枝；中鬱結之輪菌②，根扶疏以分離③。上有千仞之峯，下臨百丈之谿；湍流遡波④，又澹淡之。其根半死半生：冬則烈風、漂霰⑤、飛雪之所激也，夏則雷霆、霹靂之所感⑥也；朝則鸛黃、鴉鵲鳴焉⑦，暮則羈雌、迷鳥宿焉⑧。獨鵠晨號乎其上⑨，鷓鴣哀鳴翔乎其下⑩。於是背秋涉冬⑪，使琴摯斫斬以爲琴⑫，野蘭之絲以爲絃⑬，孤子之鈎以爲隱⑭，九寡之珥以爲約⑮。使師堂操暢⑯，伯子牙爲之歌⑰，歌曰：‘麥秀薈兮雉朝飛⑱，向虛壑兮背桐槐⑲，依絕區兮臨迴溪⑳。’飛鳥聞之，翕翼而不能去㉑；野獸聞之，垂耳而不能行；蛟、螭㉒、螻、蟻聞之，挂喙而不能前㉓——此亦天下之至悲也。太子能彊起聽之乎？”

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①龍門之桐：“龍門”，山名，在山西河津縣和陝西韓城縣之間；“桐”，木名，其材質最宜製琴瑟。②“中鬱結”句：“鬱結”，積聚；“輪菌”，紋理盤曲貌。此言樹木生長年深日久，所以樹幹中積聚了很多紋理。③“根扶疏”句：“根扶疏”，指樹根在土中向四外伸展；“分離”，指樹根向外擴散。④“湍流”二句：“湍流”，急流；“遡波”，逆流之波；“澹淡”，猶言“衝激”、“搖蕩”。⑤漂霰：“漂”同“飄”，“霰”見前楚辭注江註釋。⑥感：舊作“觸”解，疑是“撼”的假借字，指桐木在夏天被雷霆霹靂所震撼。⑦“朝則”句：“鸛黃”，鳥名，即倉庚；“鴉鵲”，音渴且，鳥名。李善注引郭璞方言注：“鳥似雞，冬無毛，晝夜鳴。”⑧“暮則”句：“羈雌”，失羣的雌鳥；“迷鳥”，迷失方向的鳥。⑨“獨鵠”句：“獨鵠”，孤獨的黃鵠；“鵠”音谷，俗

名天鵝；“號”讀平聲，啼。⑩“鵲雞”句：“鵲”音昆，“鵲雞”，鳥名，黃白色，長頸赤喙。以上四句寫各種鳥類在桐樹上棲宿鳴叫。按，古人有一種唯心論的看法，認為鳥類經常在這棵樹上悲鳴，則用此樹的木材製出琴來，彈奏時也就帶有哀音；所以此處才有這樣的描寫。⑪“背秋涉冬”：“背”作“後”解，引申有“經過”之意；“涉”，亦作“經過”解。此句猶言“經歷了不知多少寒暑”。⑫“使琴棼”句：“琴棼”，人名，以其工於鼓琴，故謂之“琴棼”；舊說謂即春秋時魯國的太師（樂官名）棼。“斫斬以為琴”，把桐木砍下來製成琴。⑬“野蘭”句：用野蘭的絲做琴弦。⑭“孤子”句：“孤子”，死去父親的孩子；“鈞”，衣帶之鈞；“隱”，琴上的紋飾。李善注引桓譚新論：“琴隱長四十五分，隱以前長八分。”此言用孤子的帶鈞做為琴隱。⑮“九寡”句：“九寡”，生有九個兒子的寡婦。李善注引列女傳：“魯之母師，九子之寡母也。不幸早失夫，獨與九子居。”“珥”，李善注引蒼頡篇：“珠在耳也。”即耳環之類的飾物。“約”，一作“的”，五臣本作“玦”（音義同“的”），琴上圓形的星徽。此言用寡婦的珥珠做為琴徽。五臣注張銑說：“取孤子寡婦之寶而用之，欲其多悲聲也。”按，這也是古人的唯心論的看法。⑯使師堂操暢：“師堂”，古之樂師，一稱“師襄”（“堂”與“襄”古音通），字子京。據韓詩外傳，孔子曾向此人學琴。“操”，奏。“暢”，胡紹燠說：“風俗通：‘凡琴曲和樂作者，命之曰暢。’”暢者，言其道暢美也。陳暘樂書曰：“堯之神人暢為和樂而作。”然則“暢”為琴曲名。亦謂之“張”，琴賦“田連操張”，是也。”此言琴棼把琴製好，更使師堂奏琴曲。⑰“伯子牙”句：“伯子牙”，即伯牙，古之善鼓琴者。⑱“麥秀”句：“秀”，指農作物結穗；“蕒”音尖，麥芒；一本作“藟”，非是（用清胡克家文選考異說）。此言“當麥子結穗生芒時，雉鳥在早晨飛過了田野”。⑲“向虛壑”句：“虛壑”，猶言“空谷”；“背”，猶言“離去”；“槁”，枯，“槁槐”即枯槐。此言雉鳥離開枯槐向空谷飛去。⑳“依絕區”句：“絕”，斷；“區”，猶言“地帶”；“絕區”，疑指懸崖、斷岸一類的地方。“迴溪”，曲折的溪流。㉑“翕翼”句：“翕”音吸，合，斂。此言飛鳥都收斂了翅膀不能飛去。㉒“蛟、蟻”：“蛟”音支，或音祈。說文：“蛟蛟，蟲行貌。”李善注：說文曰：“蛟，行也。”凡生類之行皆謂之蛟。”今按，依李善說，則以“蛟”為動詞，此處作形容詞用，以為“蟻”的狀詞。古今注云：“長蛟，蟻蝓也。身小足長，故謂長蛟。”則“蛟”亦是蟲名。以下文觀之，“蟻”（說文：蟻，蟲也。）“蟻”音蟻）、“螻”（即螻蛄。李善注引方言：“南楚或謂蛄為螻。”）及“蟻”，都是蟲名，則此“蛟”字亦應作名詞而不應作動詞。疑李善注非是。餘詳下註。㉓“拄喙”句：“拄”音主，支，撐，張開。五臣注呂延濟說：“蛟、蟻、螻、蟻，皆小蟲名。喙，口也。言支口而聽也。”按，自“飛鳥聞之”句至此句，皆寫